



夢的故鄉

王文平 著

王文平 著

夢
的
故
事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梦 的 故 事

王文平 著

*

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

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*

787×1092 1/28 印张 10.5

1985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 9,300 册

ISBN 7-5368-0025-5

10138·85

I·0000

定价：1.94 元



目 录

平谷桃园·····	(1)
网 捕·····	(53)
沙洲的秋天·····	(94)
第六个不是战斗队·····	(109)
调整对象·····	(122)
嘴巴别传·····	(134)
咏叹四题·····	(151)
朋友父子·····	(170)
晚 归·····	(185)
得 失·····	(194)
夕阳似火·····	(204)
细雨无声·····	(215)
肖家瓜园·····	(220)
远 寨·····	(237)
讲 梦·····	(287)

平谷桃园

—

出东直门，经顺义东行一百四十里，有个平谷县。这是北京郊区最小最远的一个县，在早属河北通州地区管辖，一九五八年以后划归北京，成为京东一块宝地。

这地方出粮米，出棉花，出干鲜水果，还出金子。金产量全北京居第一。景致也好，妙峰山、峨眉山，独乐水，夏谦泽，白云寺、石佛寺，黄帝陵、元宝观，还有金花公主墓。上了书的有八景：盘阳积雪、洵河晚渡、石室清风、峨眉耸翠、独乐晴波、鼓岭同云、峰台夕照、灵泉漱玉。这八景加上大大小小的几座水库和著名的盘山风景区，每年都要吸引众多的游人。从东直门开往平谷的客车，每日从早到晚，多达二十三个班次，但人们想要在汽车上搞到一个座位，很难。

这些年，人们的兴趣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变化，到平谷去的旅客，往往不等坐到终点，就提前一站下了车，尔后，宁可再花上半个钟头工夫，一直步行到平谷县城。

这算不算一件怪事呢？不怪，因为人们下车的地方叫桃园。

桃园就是桃园，不是一个村子。它是洵水河上的一个沙

洲，四面环水，只凭一条宽绰的洋灰过水路面，同平京公路相接。二百八十亩大的沙洲上，种的全是桃树。除了桃树，就只有两处扬水站、四座抱角的望风楼、十二个姑娘。

扬水站与别处的没啥两样，一架电视机，一根长长的铁管，从沟河湾里一直爬到岸上。天旱的时候，从早叫到晚，哒哒哒哒，声音很刺耳。

望风楼却很别致，东南、东北、西南、西北，四个抱角各建一座，规模、格局、颜色、材料都一样。其实就是岗楼，桃子将熟的时候，有人在上面守着。是女的，黑夜也不离开。这本不算稀奇事，处处都有的，只是桃园的望风楼，出自女孩儿家手里，于是便带了几分迷人色彩。围墙、顶篷、四根柱子、上下两层的地板，一律用竹子做成，黄黄的，远远望去就象江南水乡的吊脚楼。但没有确定的楼梯，只有一把轻巧的竹木小梯，人在楼上时，便连这小梯一起拎上去。如果有第二个姑娘再想上去，便须站在楼下喊：

“哎，该死的，把竹梯放下来。”

“你等着。”

如果等了一会儿，还没见到竹梯，楼下的姑娘便要放肆：

“你害病啦？你裹脚啦？再不放时，我要扔石子啦！”

“你急啥，上边又没有留平头的！”

这样说时，梯子也便跟着放了下来。

望风楼两面临着桃园，两面临着沟水河。白天，过往的行人车马，全在姑娘们眼皮底下。隔着河面，还能看到岸那边的草地、庄稼、黄土小道和偶尔从草滩上跑过的野兔子。一到晚上，这地方便安静得好象在世外一般。人坐在竹楼上，只听见沟河水从楼下流过去，“哗——啦，哗——啦”。把头伸出外

面望时，挂在楼上的罩儿灯，在河面上映出亮亮的一片，稍远一些，才是闪闪烁烁的星星。星星会动，望风楼好象也会动，悄悄的，全没有声音。有一位画家到这里以后说，平谷县现在不是八景，而是九景，这第九景便是竹楼夜月。

十二个姑娘在桃园组成一个专业队，她们既是一个生产单位，同时也管着产品的流通交换和分配。一年四季里，栽、管、剪、接、摘、卖、贮、运，桃园中的一应事务，全由姑娘们自顾。

整日里做着这些生活，实在是件很枯燥的事。那么，从城外来的人，在此下车图个啥？这叫做萝卜白菜，各有一爱。

这里的景致好。沟河水清清的，站在河边上，能看见河底的沙石。能看见沙石上附着的一粒粒五色水泡。能看见鱼肚子，鱼眼睛，大鱼吃小鱼。能看见水中的阳光，阳光总是在跳动，细细的，没有规则，却很有力，看到它就象感觉到了人身上的一条条活动的神经。还能看见绿头青蛙在岸边的观音柳丛底下叫，人走到跟前时，才“噗”地一声跳下水。过往行人踩在光溜溜的搭石上，掬起一捧水洗洗脸，痛快！倘在夏天，一路上的暑热便顿时全消了。从这里再出发时，道两边有桃柳榆槐，有蝉鸣雀跃，有无止境的青纱帐，有呼吸不完的新鲜空气，这对久居城中的人来说，确是人生中一桩少有的快活事。

不少人是为桃园来的。水蜜桃，白凤桃，绿化三号，大久保，桃园的桃子真好。下车人看到这种情形，由不住要问：

“您哪，卖点桃子行吗？”

倚在望风楼前的姑娘，必然笑吟吟地说：“只要乐意，你进去摘。”

在城中生活惯了的人，买只桃子，多需在女售货员们冷丁的眼珠儿监督下行事，到了乡下的桃园时，不晓得有这等规矩，久久不敢进去。这倒使姑娘们为难起来，她们在不安之中

催促道：“想吃桃子，还不愿自己动手？”

于是，人们一个个走进桃园。他们慌慌地摘其一二，来到姑娘跟前交款时，竟不问多少统统收了一角钱。此时，看到多摘了几个的，有人不免有些后悔。他们就想到，这个地方摘桃儿，怎么跟城内坐“大一路”一个样，不分长短，上去就是一角钱；下次来时，一定多摘几个。有些占了便宜的，临走时便客套上几句，说这样做，叫桃园吃了亏了。每当这时，姑娘便欢眉亮眼地说：“土里出的食，值不了多少钱，你们辛苦了百十里路呢！吃几个桃子，还是瞧得起我们。”

也有厉害的时候。个把不了解情况的，以为桃园里无法无天，便满满的摘上一兜儿，悄悄掖在衣衫内，手里只另外拿几个桃儿，走到姑娘跟前晃一晃，去交钱。每当这时，姑娘就显得极不高兴：

“哎，你那衣衫里裹的啥？”

下车人抖抖索索，还是将衣衫摆开，那兜子露了出来，不知道是想多交些钱呢，还是想把桃子倒下。

“你也不用倒，也不多收你一个子儿，桃子你还带走。吃我们桃园的东西，要吃在明处呢！”她们要厉害的时候，也是这么宽容、温厚。

不过，却不要赶上桃花。要是赶在桃花手下，那就难免碰几个钉子。有人边吃桃子，边说：“这桃子，真甜。”本来，这算是句感激的话，桃花姑娘就不客气：“有多甜？我看没有你那两片嘴儿甜！”有人看到桃园这么美，常常言不由衷地说：“你们这里真好，世外桃源一般。”桃花姑娘努努嘴，尖刻地答道：“咱俩换换，你到我们桃园来，我到你们城里去！”

逢到这种时候，来人只好默默地离去。

桃园的桃子虽然好吃，但天底下能有多少嘴儿馋的人，愿

意跑上百十里路来享这种口福呢。倒是有不少年轻人，虽然也照例在桃园下车，却不是为了观景致、吃桃子，他们有他们的打算，他们为的是看看桃园的姑娘。

桃园里有十二个姑娘，就好象招蜂引蝶的十二朵桃花。她们要穿白时全穿白，要穿花时全穿花，要光脚时全不穿鞋，就象是商量过的，其实没有。她们不胖不瘦，不黄不黑，人样儿，脸模儿，也象是一个工匠捏出来的。人人都说，如果桃园是个大堂，她们就是仙女；如果桃园是个月亮，她们就是月中的嫦娥；如果桃园是个戏台，她们就是演戏的；如果桃园什么都不是，桃园就是桃园，那么，她们就是满树上的桃花。

来这里看人的，多数又是本县境内男子。这比较切合实际。赶到点子上时，从桃园中勾走一个半个的情形，也是有的。如果有哪个幸运子弟，当真到手了一个，在外人面前说起来，也真是一种荣耀呢！

“伙计，听说你娶了个桃园中的姑娘？”

“是的——”

“哈哈，就凭你那每月三百八十毛的工资？”

“是的——”

“伙计，先别翘尾巴，过不了三天两早晨，那女的肯定跟你蹬打个一千二净！”

小伙子得意地笑了，他知道别人是在嫉妒呢。

在这班年轻人心目中，平谷县虽然出产金子，但讨一个桃园女子做媳妇，比到山里挖金子还难、还美。

二

除了桃花姑娘，人人都说桃园好。桃花为什么不喜欢桃园？

桃花大了。

她在桃园干了八年了。

桃花是十六岁上来的。那时候，桃园叫做果树队，等于沟水湾村的一个生产队，直接归副大队长周铁锁领导。这个周铁锁很有一套办法，给桃园订了不少土政策，其中之一便是姑娘不到十七岁，不能进果树队干活。

桃花没念过多少书，别人也一样。村里的小学校虽然复了课，但仍然是复课闹革命。念上几年书，连自己的名字写不来，就是“革命”二字，也常常写成“割命”，以为同割麦子、砍高粱差不多。

桃花在家闲了好几年，想进果树队，就叫她大姐金花去说个人情。金花不肯。桃花就硬是跟在姐姐屁股后面，在果树队做起活来。

铁锁队长说：“桃花，你跑来做什么？干了也是白干，一个工分不给你。”

桃花说：“我不要工分。”

铁锁说：“做坏了营生，还得叫你包赔！”

桃花说，赔就赔。她什么都不怕，浑身上下，昏昏晃晃翻一遍，搜不出一分一文来。无产阶级。

队长没有办法，只得对金花说：“你多留点神，别让她出啥事。”

这话叫桃花听见了，她朝队长和大姐努了努嘴，以为自己胜利了。夜里回到家，桃花给金花烧好热水，端过去脚盆，还早早的把被窝铺好。躺下以后，两人又亲热了一番。

桃花在桃园干了一年，当了一年义务社员。年终分配时，姑娘们觉得她干得还不错，希望领导上能考虑考虑，给她开上几个钱，算是一年的辛苦费，也算是撕件衣裳的钱。

没等大队研究哩，桃花先说话了：“说白干就白干，你们把钱塞给我，我把钱丢到沟水河里去喂鱼！”她觉得这一年很好玩，她希望下一年能够当个果树队的正式队员。

这可是件难事情。沟水湾村一百九十九户人家，谁家姑娘不想进果树队！有的为吃点、拿点，方便；有的以为那里工钱高；有的图活茬轻闲，不象下大田那么赶得慌；有的为落个好名声，桃园姑娘清静，将来准能找个好男人。各有各的打算，全都是真真实实的。只是铁锁队长把得很紧，想进果树队的女子，要过政审关，要过技术关，还要进行目测体检。最难的是这后一项，把所有报了名的女子，一个一个叫到大队部，比量过腰身、手臂和腿长，前后端详一下模样长相儿，跳跳，唱唱，如果一支歌也不会唱时，冲着窗户喊几嗓子也行。许多挑选不上的家长埋怨说，又不是考跳舞学校呢，还把人家女娃娃们的大腿都比划了。周铁锁不怕得罪人，很固执。这样挑来挑去，桃花似乎也能勉强过关，只是到了后来，有人提出说，她个头太大。是呀，十七岁的女孩子，却长到了一米七二的个儿，体重七十二公斤。有什么法子呢，乡村里水好、土好、空气好、太阳也好，吃凉水都长肉，铁锁不由得摆摆手说：“乖乖，不行，不行。”

那时，正是“十年”以内的年月，果树队的十二名姑娘，同时也是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。难怪铁锁队长这么挑挑选选的。

晚上，桃花回到家里，不想吃饭。桃花家里十口人，住着里外两串院。里头院一溜四破五的砖石正房，房前栽着一棵红杏，一棵杜梨。外头院空空的，只有一眼井，一棵陈年老皮花椒树，周围种着架豆、扁豆、西红柿、黄瓜。实际上就是座园子。靠东墙是条道，道边上也栽了河南引进的大叶烟秧。晚霞

消逝了，墙头上起了风，豆荚叶簌簌响。桃花坐到井台上，脸面绷得紧紧的。

父亲收工回来时，桃花说：“爸，你出去走一会儿再回家，我有事哩。”父亲果真走了。

母亲出来叫她，桃花说：“你要疼我，给我煮些绿豆小米粥。”母亲慌慌的去了。

一位好心的姐姐来喊她，桃花揪了姐姐一把，说：“去去去，你给我烧一壶热水，我有用。”

其实，桃花什么都不是，桃园没有选上她，她气哩：谁让你们养了我这个傻大个！

一直等到大姐回来，才把桃花拉进屋，告诉她说，和队长说过了，明天可以到桃园去做活了。不过，大姐还有话哩。等到演节目时，只许她取个扛大旗的角色，问她行不行。桃花答应得很痛快：“行，只要叫我上桃园，扛什么旗都成！”

“嗤”的一声，金花向她使了个眼色，意思是这种话以后可不能说，碍着了时事。

桃花挤弄着眼睛，觉得还是大姐好。大姐替她找了铁锁队长。大姐在铁锁跟前会不会再说些别的呢？

这一夜，桃花做了许许多多甜蜜的梦。

第二天，桃花早早起来，换上一身新衣裳，花衣裳。母亲边刷锅边叫喊：

“你疯啦，下田干活，跟土坷垃打交道，还穿了那么一身？”

桃花头也不回，说：

“疯了，你们才高兴呢！”

桃花走了，桃花上了果树队。这一回，跟头年大不相同了。那时，她还是义务队员，她可以钻到柳棵子里半天半天

不出来，看青蛙到底怎么叫唤。她可以站到沟水河里捉鱼，捉住、放了，再捉住、再放了。她可以在河湾里脱下衣裳洗身子，把洗好的衣裳晾在桃树上，一直等到晾干。她也可以爬到桃树上摘桃花，哪朵大摘哪朵，然后插在鬓边，插在头上，插在辫梢儿上。玩够了，再去帮各位姐姐干活，干多少是多少，没人管她。这一回可不能那样了，她要干出点名堂来，叫她们知道这一百多斤没白长。

桃园的活累，桃花不怕。

“桃花，把这筐桃子扛到七号电杆下面。”

“桃花，把磅秤推到过水路面上。”

“桃花，把那几袋尿素送到队上去，就说我们不用。”

逢到这些时候，桃花总是默默地走过去，直到把活做完，才回来说：

“大姐，还有啥活？”

“你先歇一歇，喝口水，临收工前，把树下的桃筐都拢到一起，拿苇席盖好。”

桃花没有歇，照着姐姐的吩咐，又去做。

过了一年。

又过了一年。

沟水湾实行了生产责任制，自然，比全县其它地方慢了几个月，这很保险。

桃园包给了十二位姑娘，组长便是金花。周铁锁编外，算是大队负责联系桃园的干部，名堂变了，其实，管事的还是他。

头一年干下来，不错，光奖金一项，每个姑娘就拿了两百多块。庄稼人多年没看到过这么多钱了，一时乐得前场转后场。姑娘们为此事，还专门跳到沟水河里，集体洗了一次澡，

希望从此把穷气统统洗刷掉。

只有桃花姑娘没去。

她去找铁锁队长去了，她不想在桃园里干了。

三

周铁锁是桃园负责人，可是他连桃园的地边也不沾，好象那里不是十二个姑娘，是十二个鬼。他靠什么指挥生产呢？就靠听金花天天来汇报。

不是周铁锁懒，洵水湾村九百六十口人，没一个说他懒。他是怕惹事呢。

洵水湾人，祖祖辈辈会种地的不多，不分男的女的，多少都会一点手艺，这可能同他们挨着县城有关系。泥水匠、裱糊匠、香油坊、大车店、吹糖葫芦的、磨豆腐的，顶没办法的也会修鞋、配锁、钉马掌，或者摆个茶水摊，一两茶叶烧一大锅，五分钱一碗。女人们在家也不闲着，剪个窗纸，绣个花，编点稀奇古怪的小玩艺儿。平谷城里最早的一家工艺品商店，便是洵水湾妇女开设的。

因为很少下地，这里的姑娘们长得白净，走到县城里大街上，文文雅雅的，人家还以为是哪里过来的一群学生娃娃。

平谷这地方，过去交通闭塞，至今，仍是北京远郊区县中，唯一没有通铁路的地方。乡下人跟外界往来极少，生性淳朴、厚道，办事多守陈规，一向瞧不起进化和腐败的东西。因此，对于洵水湾人的这种风尚，多数人持鄙夷态度。

铁锁觉得，一个人如果在生活作风上不好，一辈子的名声就完了。相反，在工作上他很大胆，他是一捆干柴，一点就着。学大寨，赶昔阳，他就领着一班女中豪杰，跑到桃园这个

地方。也不知道谁出的点子，要成立一个铁姑娘战斗队，队长却由铁锁担任。公社都点头了，大队干部一齐催，他就干。

那时候，桃园还是一片乱石滩，除了沙蓬、艾蒿、观音柳，就只有兔子屎。头一年冬天，他们在荒滩四周垒起一道一米高的石坝，到了夏天，坝里淤了一层泥。第二年冬天，他们加高了堤坝，加厚了土层，等春天到来的时候，就把从连云港运来的桃树苗栽上。人们说连云港有座花果山，是孙猴子的老家，那里的桃子又大又香，样儿也好看。

桃三杏四梨五年。三年以后，二百八十亩桃园第一次挂果。可是，周铁锁没等到三年头上，没等到亲手摘个桃子，他早已离开桃园了。

全都是因为他胆小。本来，垫出个桃园，曾经受到县里表扬，把他树为农业学大寨的模范。铁姑娘战斗队照了一张大相片，他站在她们中间，笑咪咪的。这引起了一些人的闲话。

头一次，有人说周铁锁在桃园，跟金花姑娘好上了。许多人都不信。

第二次，有人说周铁锁在桃树底下，跟金花姑娘亲嘴呢。有些人还是不信。

第三次，又有人说周铁锁把金花姑娘衣衫上的一粒扣子撕掉了，那扣子是有机玻璃的，紫青色。

三个人都这么说，有鼻子有眼，那一定是真的。不少人都信了。

铁锁是喜欢金花。说不上什么原因，模模糊糊的，他就是愿意跟金花在一起。可是，当真在一棵树下做活时，他又不敢用眼睛瞧她，也不敢说闲话。现在，满街满巷的人都在议论。铁锁要真是个男子汉，他可以拉上金花去登记，金花一定愿意。

可是，铁锁不是那号人，他在大事情上那么果断，在这一方面却不行。他越怕，人家越是要找他的茬儿。没有缝缝，难道苍蝇就不下蛆吗！为了名声，他悄悄躲走了，都没跟金花说一声。

很快，铁锁跟另外一个女人结了婚。那女人他还没见过几次面，是他爹活着卖老豆腐的时候，给他相上的。只是后来听说女人有病，肺上的病。再说，他也不喜欢。谁想得到呢，现在，他倒把那女人娶过来了，匆匆忙忙的，都没等到挑拣个好日子。于是，全村上下这才说，周铁锁真是孝子一个，老实，是哪个烂了心的、黑了肺的，给人家搬弄是非呢？该死。

铁锁还是副大队长，还管着桃园的事情，可是他再没有去过桃园。金花天天找他汇报，也只讲生产。关于他们之间的事，金花不说，他也不说。

后来，铁锁女人死了，真是肺上的病。撂下一个小男孩，两岁。金花依旧到铁锁家里去汇报，铁锁也依旧只谈桃园的活茬安排。各人心中想什么，都装着不倒出来。

金花真恨他。

桃花长大时，桃花也恨他。

恨也没有用。铁锁虽然不到桃园去，桃园的规矩却越来越多：把桃园办成一个女子作业队，不准任何男子以任何理由，到桃园去干活；媳妇也不能进桃园，在铁锁眼里，结了婚的女人，比男的还坏，同这些女的一起做活，姑娘们难免受到污染，因此，桃园的队员只能由清一色的姑娘组成；在桃园干活期间，不准搞对象、谈恋爱，一旦发现有人找上了，必须自动离开桃园。

这规矩都是铁锁订的。铁锁想，我是为你们好，在生活问题上要严一些，宁左勿右。